



●刘青向

首次上平鲁城是1967的冬天。当时我在平鲁县农林局工作，单位抽调我到平鲁城下乡蹲点三个月，协助当地社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先后在南门口东侧吴润生院内东厢房和十字街东北角吕福小的临街小屋住宿。因平鲁城古称凤凰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古老文明，传奇事多。所以，我曾饶有兴趣地攀登到北固山顶峰，高瞻远瞩，静观全景。啊！果然名不虚传。细看城墙四周：

正南坝门似凤头，北固舞翎如凤尾；
左右两耳点凤眼，古城当街似凤身；
两侧八巷为凤翼，展翅欲飞金凤凰。
形态逼真，活灵活现！

城外山峦起伏，城内经纬街巷；凤凰展翅护佑，古城兴旺恒昌。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许许多多的美丽故事和动人的民间传说。置身其中，发人深省，令人神往。

可惜，时间短暂，忙于工作，未能品味，便依依不舍地离去。从此，古老的凤凰城，有名的北固山，勤劳智慧的平鲁城人，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第二次上平鲁城，是1969年10月至1972年8月，我在平鲁城中学任教三年。便利用闲暇之时，游览了平鲁城，了解了平鲁城。

记得每逢星期天，约伴谭振中、赵常敏、狄妙青、王木荣、张凤珍、王纪桐等老师，出东门，进西门，过南门，绕着城墙里里外外，边走边看，边走边聊，经常不知不觉地错过午饭晚饭，虽然饥肠辘辘，汗流夹背，但是精神抖擞，不觉乏困。那高大的城门，蜿蜒的城墙，一派

雄城天险的形象吸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留恋忘返。

经过实地考察，收集民间传说，查阅有关资料。才了解到平鲁城的历史沿革。平鲁城修筑于明朝成化十七年（1481），高大坚固的城墙，以石条为基，城砖挂面，墙中夯土。高12米，周长3150米，南北稍长，东西略短，基本上呈正方形。筑城门三座，分别设在城墙东北、正西、西南，三门交错，互不呼应。

东曰：东作，旌旗飘扬，军容严整，雄踞边关；西曰：西成，刀枪剑戟，杀气腾腾，严阵以待；南曰：南讹，滚木擂石，鬼哭神惊，战马嘶鸣。上筑城楼，外筑瓮城。明朝时设平虏卫署，清朝雍正三年撤卫改县，易虏为鲁，称平鲁城。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平鲁县人民政府党政机关所在地。1951年4月，将县政府迁至井坪城以后，此地成为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乡政府所在地。2001年更名为凤凰城，现为平鲁区凤凰城镇政府驻地。

1971年初夏，漫游平鲁城大街小巷，实地参观，拜访老者，逐步了解到平鲁城四街八巷布局井然，笔直的街道以顽石铺就；进东门直通北固山脚下；走西门直照东西大街；南门与北固山对应成一线。

西街，从西城门向东，路南是兽医站、居民住宅，供销社后院、国营饭店；路北是粮站、场面、居民住宅、杂货铺。在西街的中部有一座石桥，桥下一深沟，与西城墙西北部的豁口相连，下雨天将城内的洪水排出城外。

东街，从十字街往东，路北是邮电

所、信用社、乡政府大院、完小、中学、汽车站；路南是黄家大院、篮球场、铁木业社、居民住宅，直对东城墙脚下。

南街，从南门向北，路东是居民住宅、戏台、画匠张有华等人临街房屋、食品公司、鲁二老汉烟酒店；路西是医院、居民住宅，供销社门市部。

北街，从十字街向北，路东是吕福小临街小屋、场面、居民住宅；路西是任永祥、李常春等人的院落、大场面。

再向北跨过大路就是平鲁城最北端、很有名气的北固山。我的儿子就出生在北固山脚下赵存仁老汉的东窑。所以，也可以说平鲁城是我的第二故乡。当时，乱石堆积遍山岗，杂草丛生，生长满坡。半山腰中间有一千年古洞故事多，山顶有一个用石头砌成的长方形无字碑。据传说，北固山最高峰叫玉皇顶，海拔1596米，比街面高出70多米，主要建筑有佛教千佛洞，道教聚仙岩，儒教显圣顶，三教融一山，囊括佛教、道教、儒教的精髓。山上还建有固山书院、敬一亭、明伦堂，收藏五经四书，传授经史子集。文化氛围十分浓厚。所以说，凤凰城是一座文化雅镇。

1972年仲夏，我先后深入到平鲁城公社驻地、平鲁城大队、粮站、医院、供销社、南街楼院、东门外教场等地，拜访了聚集在大街上闲聊的老者，至今还能记得住的人有：贺加兴、王占山、苏根银、梁红文、郝元、王计、赵清河、宿存生、李常春、高连、苏连、罗青、张孝梅、王福才、巩宽、王维汉、宋成礼、周大德、“不怠活”董天元等。平易近人热情好客的平鲁城人，对我了解平鲁城的变化情况，给予大

力支持和热情帮助。

先说南街路东楼院，位于东五道巷和东七道巷之间，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古代府宅，主楼保存完好，据《平鲁县志》记载，是明代平虏城建设初期时的守备署，是朔州境内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将军府邸。南北长70米，东西宽60米，前后院，砖木结构，外观五间，分上下两层。望台宽3米，栏杆雕花，古朴典雅，巍然矗立，气势雄壮。

再说东门外北侧的明代教场，以东城墙为教场西墙，其余三面为土墙夯筑，南北三百米，东西一百米，高12米，占地面积45亩，呈长方形，是训练士卒、展示军威的重要场所。中部有一高大的点将台，是指挥员发号施令的平台，台后五间房屋为演武厅，是室内格斗场地和将帅观看演练的地方。可以想象当年情景：

点将台大将军身披铠甲，舞动旌旗；教场上众士卒挥刀舞枪，杀气腾腾；吼声亮显神威威武壮观，意气冲天；练武场铸军魂各显其能，方阵雄兵。

2020年秋天，平鲁区老干部局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参观，时隔四十八年我再上平鲁城。当乘坐小轿车徐徐开进平鲁城时，车内的老者们一个个好像说：从未来过平鲁城似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平鲁城变化真大啊！是的，街面上原来铺的顽石不见了，硬化后的街面平展而又笔直；大街两侧的破旧房屋不见了，经过翻修古香古色，整齐漂亮；完小中学的旧窑破房不见了，两院合一建成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三座坍塌不堪的旧城门不见了，经过修整焕然一新，更加雄壮观。

当我们来到北固山脚下，一处雄威壮丽的建筑群，顿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拾级而上登临第365个台阶，放眼看到，楼阁高耸，殿宇宏阔，巍峨壮观，气势磅礴。古老的北固山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千佛洞、聚仙岩、显圣顶重现北固山。建筑典雅，金碧辉煌；佛像尊尊，栩栩如生；弥勒观音，和气慈祥；游人香客，念经拜佛。

焚香祈求吉祥，烟雾缭绕保安康；钟磬悠悠清六欲，木鱼声声绝七情；大肚能容天下事，慈悲济世众苍生。

昔日平鲁古城变成金凤凰，今日北固山更加绚丽多彩！

真是：
苏杭只能转一转，京津两地走马观；
唯有登上北固山，景色宜人意志远。

回想三上平鲁城，凤凰展翅舞彩虹；
当年雄踞守边关，而今漫游赏景点。

散曲十首

●郝爱雁

一

【双调·折桂令】党的二十大有感

庆佳年欢聚京城，国事同谋，全党精英。旗帜高举，聆听报告，万丈豪情。齐奋斗神州畅游，展未来华夏飞腾。步行健径，筑梦鸿鹄，世代繁荣。

二

【正宫·塞鸿秋】秋绪

露华秋水梧桐坠，暗香疏影烟花碎。隔帘听雨思无计，红情逝去霜天地。倦寻芳不见，再忆恁憔悴，寒风敲竹凄滋味。

三

【仙吕·太常引】戏说相思

拉灯找不见(灯)裙裙，(扣扣)找不到(扣)扣扣。一个傻人人，餐无进、香茶不闻。【么篇】身难守舍，眸难止泪，思不尽晨昏，漫出息的(痴情种)摺(了)魂。

四

【仙吕·锦橙梅】冬

阴云横冷雨频，瑟风狂卷霜循。残英腐化育新根，雀鸣稀蛙啼尽。池中晚芦鬢银，篱边残菊颜頿，山家落沟壑穷。翠鸟寻，(幸有)竹笛声吹春信。

五

【仙吕·三番玉楼人】疫烦

瘟兽遭民骂，疫怪是伤疤。核检频频几度查，众里人人怕。虐无涯，肆难拔，乱如麻，不闻鸟雀喳。霜风雾纱，清寒笈履，无意品香茶。

六

【双调·新时令】忆初恋

年味

●李成斌

早些年，一过大小雪，那雪就下了一场又一场，整个空旷的田野里，白茫茫一片，即使太阳天天出来，地上的雪也不消了。河边的鸿雁一群一群，争相在热气蒸腾的水上搜寻着鱼虾，树上的雀儿瞅着农家院子里倒出来的杂七杂八的泔水，寻觅着自己喜欢的食物。一接近年关，人们就开始宰猪杀羊，连那些特别能叫鸡的公鸡也不放过。每逢如此，我们兄妹就和父亲相跟上，挎上箩头，提上猪羊的肠肠肚肚，装上一大把芫界界，去村头的海子边去清洗这些家畜的杂碎。人们说，喝杂脍要喝神头的杂脍，因为神头的水好，能把猪羊的肠肚肝肺洗干净。别的地方严重缺水，肯定干净不到哪里去，实际上缺水地方的百姓也不讲究那么多，即使粪洗不净也熬煮的吃喝了。尽管冰天雪地，呵气成霜，我和弟妹的手臂冻的通红，但想到母亲熬出的那一锅红艳艳，热腾腾，香喷喷的杂脍，什么寒冷和饥饿早忘的一干二净。

在食物非常单一和匮乏的年代里，过年成了我们这代人一年中最大的企盼。冬晚上盼吃一锅烩山药豆腐片子，腊八早上盼吃还没落下去就爬起来等那一大碗红豆枣粥，腊月廿

吾之小传

●陈玺名

戊子荷月，德门生辉，弄璋之喜，麟趾呈祥，乃帝虞舜之苗裔。家有四口，父亲终年劳作，母亲虽不比孟母，却也画荻丸熊，体贴入微，唯余顽劣不羁。父母四处求教，赐名“玺名”。玺，王者印也。寓意叱咤风云，大富大贵。名，乃名誉。原名扬四海。

余日渐长大，长相平庸，肤色愈黑，身材愈细，无丝毫高大威猛之相。自小发音不准，常引轰堂大笑，譬如吾之最爱，“雪糕”常作“雪刀”，至今仍最爱用作典故，尴尬至极。幸得父母上心，略有好转。一夜之间，话语流利，可谓奇哉！

吾天生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家中闹。在家称霸王，酷爱舞枪棒，小刀剪子是常客，放火玩水总挨训。如若早生一千年，定是条英雄好汉。



一

燃放烟花爆竹，朔县人管它叫响炮，至今还是这个叫法。

对于响炮，朔县城里的人似乎情有独钟，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开始，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结束，整整历时四十天。在这美好的四十天中，朔县的天空上仿佛始终飘着火药的幽香，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在这四十天中，倒也不是天天响得天昏地暗，而是有起有伏，在波浪中前行。数起来二十三“送神”、除夕“接神”、初一“开门见喜”、初二“接财神爷”、初五“送穷媳妇”、初十“过十籽儿”、十五“元宵节”、二十五“老添仓”、二月二“龙抬头”这几个节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十分隆重的，炮自然也就响得多，其中除夕“接神”是高潮。

除去这几个几日，正月十七前的每天早、中、晚饭前，很多人家喜欢响三五个大炮，名曰“安神炮”，外地的人看了，感到好奇和不懂。我母亲院子里的一家温州的住户曾对我说：“你们朔县人咋这么好响炮呢？到底不如我们那里勤俭和文明。”

“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的风俗，与勤俭和文明是不太相干的吧。”是的，我对这位南方住户的说法是比较反感的。反感他对我们当地年俗的鄙视和误解。

二

“咚——当——”，“噼噼——啪啪——”。

我现在写《响炮》这篇文章，大麻炮和青花鞭的“交响乐”仿佛就响在昨天响在耳边一样。我仿佛又闻到了火药的幽香。

朔县的花炮业制作有悠久的历史，据《朔县志》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年），县城花炮业有四家，即李炮铺、石炮铺、柴炮铺、白炮铺，产品有大麻炮、两声炮、起火、九莲灯等多种。清光绪元年（1875年），县城又增设花炮铺、秦炮铺、梁炮铺三家。从业者达35人。1937年朔县沦陷后，日军禁止放炮，该业濒临绝境。1946年朔县解放后，该业重获新生。1956年成立了油漆花炮社，……1972年改制成礼花和鞭炮厂，……1984年改名为朔县花炮厂。……到1988年，有职工30人，花炮品种达到40余种，年产量达80万个，销往雁北、忻州、内蒙古等地。”去年我听朔城区的李柱先生说，解放前，雁北十三县，唯有朔县出产花炮，是雁北的“浏阳”。我想，朔县人好响炮大概与朔县花炮业的发达和繁荣有关吧。

花炮的重要原料是火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前，主要是黑火药，大麻炮里装的就是黑火药。年前我曾读过一

篇文章，说的“大炮炮”，其实就是“大麻炮”，1976年前朔县产的“二声炮”，炮筒的外面缠着一层薄薄的青麻，然后才是红纸裹肚。所以，顾名思义叫“大麻炮”。其音响效果是响亮而又清脆，炸响在天空后，动人心魄。

鞭炮分两种，一种叫“小鞭炮”，三四厘米高、火柴头子粗细，内装黑火药，威力不大，我们小时候常常是捏在手指尖响。另一种叫“青花鞭”，五六厘米高，铅笔粗细，内含部分黄色火药，威力很大，是万万不敢捏在手指尖响的。鞭炮计量的单位朔县人叫“板”，也有人叫“挂”，就是把一个一的鞭炮用火药捻子捻成“一板”，一般分300响、500响、1000响、2000响、5000响、10000响不等。

三

按道理说，鞭炮是一辫子一辫子地挂在竿子上或铺在地面是响才效果好，既喜庆又热闹，可谓“洋海娜满瓢瓢，人儿不大好娘娘。”可是，我小时候，和巷子里的伙伴们好一个一个地拆开来响。主要原因是那时人们穷，舍不得一下响完。

朔县年俗杂忆(七十二)

响炮

●陈永胜

我小时候的鞭炮一板子300响、200响和100响的居多，500响和1000响的就少见了。记得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三晚上，母亲悄悄地从一个背地里拿出十个小鞭炮郑重地说：“放在地下响，可不敢捏在手里啊。”

我高兴地领着妹妹跑到院里响。先把小鞭炮的底屁股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然后点着捻子，迅速推向空中，紧接着便是一声“叭——”的脆响。由于小鞭炮的捻子很短，点燃后“嗤”的一下就窜到了根底，所以，捻子点着后要迅速攥开，否则就会炸在手里，两个手指就会被炸得生疼生疼的，麻木麻木的，同时两个手指先是火药留下的一片乌黑，第二天洗手后就成了黄黄的一片。我大妹妹不明白这道理，看着我响鞭炮眼红，死缠着我也要响一个。她学着我的样子，得意地点着了捻子，露着豁牙笑笑。“赶紧攥出去！快些！”我有些担心地喊着。

话音未落，“叭——”的一声脆响，紧接着又听到“哇——”的一声杀猪般的嚎哭。不知道是我妹妹攥得慢，还是

捻子着得急，反正是炸在了她手里。妹妹夸张似地哭着跑回家里。像妹妹这样我不知叫炸过多少次了，炸上半年也就没事了。所以妹妹的疼我是不当一回事的，母亲也并不当一回事的。当妹妹嚎着跑到妈妈跟前时想博得一些疼爱时，母亲却把手一摆，大声地训斥着说：“离心一丈远哩，咋也不咋，哭啥哩！”说也奇怪，妹妹竟然止住了滚滚的眼泪。我在一边乐得哈哈笑。

四

除夕是朔县人过新年的高潮，响炮则是高潮中的高潮，至今如此。除夕的深夜十一点左右，人们就开始张罗着焰旺火，等到旺火着到通红的时候，估计是十一点把半，人们就开始响炮了。传说这是在“接神”。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至末期，朔县人还是很穷的，不少人家响炮也只能是象征性的图个吉利，三板子鞭炮、十几个大麻炮就算是不赖了，若是再有几个“起火”和“大地开花”那就是锦上添花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家虽说也很

穷，但我父亲好响炮，买的就相对多一些，为此我母亲常常责怪父亲买得太多。父亲听后总是当下就回击：“就晚上我吃了洋旱烟啦，再说响炮响不响对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八块半，过年竟敢拿出七八块来买炮，不少街坊邻居眼红得要命。

这个时期，朔县的市场上似乎只有大麻炮、鞭炮和起火。我们巷子里有个伙伴叫“牛儿”，他的二姐夫在铁路工作上，主要往返于兰州和北京之间，常年给人们有捎不完的东西。我们那时上二三年级，过了八月十五，我们就开始攒零花钱，一分一分地攒，一分一分地从铅笔和橡皮里“抠”。到了腊月月初也还是能攒个块数八毛的。这样“牛儿”就能让他的二姐夫从北京给我们捎回十几个“大地开花”来。

“大地开花”如今市场上还有，只是名字不一样了。有指头粗细，放在平地上点着后，“呼噜呼噜”地绕地转着圆圈，正一圈倒一圈地转，嘴里喷着五彩缤纷的火光，耀眼极了，美丽极了。遇

上“不说话的”，三圈还没转完，就“滋滋溜”一声飞在半空，然后一头栽在地下，嘴里吐着黑红色的烟雾，仿佛和我们说：“笑啥呢，我还没表演完呢。”

五

从改革开放到1990年，朔县的很多人摆脱了贫穷，过年响炮也用不着扳着指头盘算了，不少人可以尽兴地响了。不过也有人以为，我们巷子里的人家是一家比一家响得多，能从晚上七点多拉拉连续响到二点多。

这个时候的花炮，有朔县花炮厂生产的，更多的则是湖南浏阳的产品，品种多得有些数不清了。此时的大麻炮和鞭炮似乎成了配角，取而代之的是“地面烟花”，也叫“地面礼花”，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能打七八层楼房高。

到底还是“地面礼花”好看，不仅有惊心动魄的声响，而且有五彩缤纷的颜色，又比较安全，所以人们竞相购买。1990年前，朔县城里基本上住的还是老住户，“地面礼花”在大麻炮和青花鞭的陪伴下，似乎把天也打红了，到了半夜十二点，花炮的声响掩盖了一切，电视的音量拧在最大，听起来也觉着吃力。此时，如果遇上夜间无风或是微风的天气，旺火的浓烟和花炮的浓烟交织在了一起，呛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好事过了头就有些不好了，除夕深夜的空气显然是被污染坏了，引起了不少人的反对。不过也有人以为，凡事有利就有弊，此事古难全，何况一年就一个除夕，污染一个晚上是算不了什么的。所以，有些人对“禁止响炮”和“禁止垒旺火”的作法，是从心底里反感的，认为有些舍本逐末，因为它灭绝的是中国的民俗文化。但是，从环游污染的角度看，“禁燃禁放”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不遵守不行的。

六

住进楼房以后，朔县人的旺火是垒不成了。然而，人们的旺火情结却没有消失，就在单元门前垒一个吧，也是不错的。五六年前，我住的小区有一幢楼一个单元门前垒一个两米高的旺旺火，焰着后十分的壮观，十分是漂亮，人家燃放的“地面礼花”似乎也格外的靓丽。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是十分眼红哩。

除夕过后，鞭炮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正月里的炮声是不绝于耳的，特别是早、中、晚这三个时段，火药的幽香弥漫天空，弥漫了人们的心灵。比较起来，晚上响几个大麻炮是很开心的，“咚——当——”，大麻炮欢快地飞向了天空，天随之“莎啦啦——”地回应一回。再响一个，又是一声“莎啦啦”的回应。美妙苦顶啦。

啊，有了烟花爆竹的年，竟是如此的美好！